



作品集 第二辑

血统幽灵星座

XUETONG

youlingxingzuo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神秘+惊险+离奇

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统;幽灵星座/卫斯理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12

(卫斯理作品集,第2辑)

ISBN 7-80128-390-2

I. ①血... ②幽...

II. 卫...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900 号

京图字:01—2003—1180号

本作品(《卫斯理科幻系列》)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詹红旗

责任校对/毛家华

封面设计/嘉雯

策 划/嘉雯

装帧设计/嘉雯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http://www.zgyscbs.com>

电话:64924716 64924761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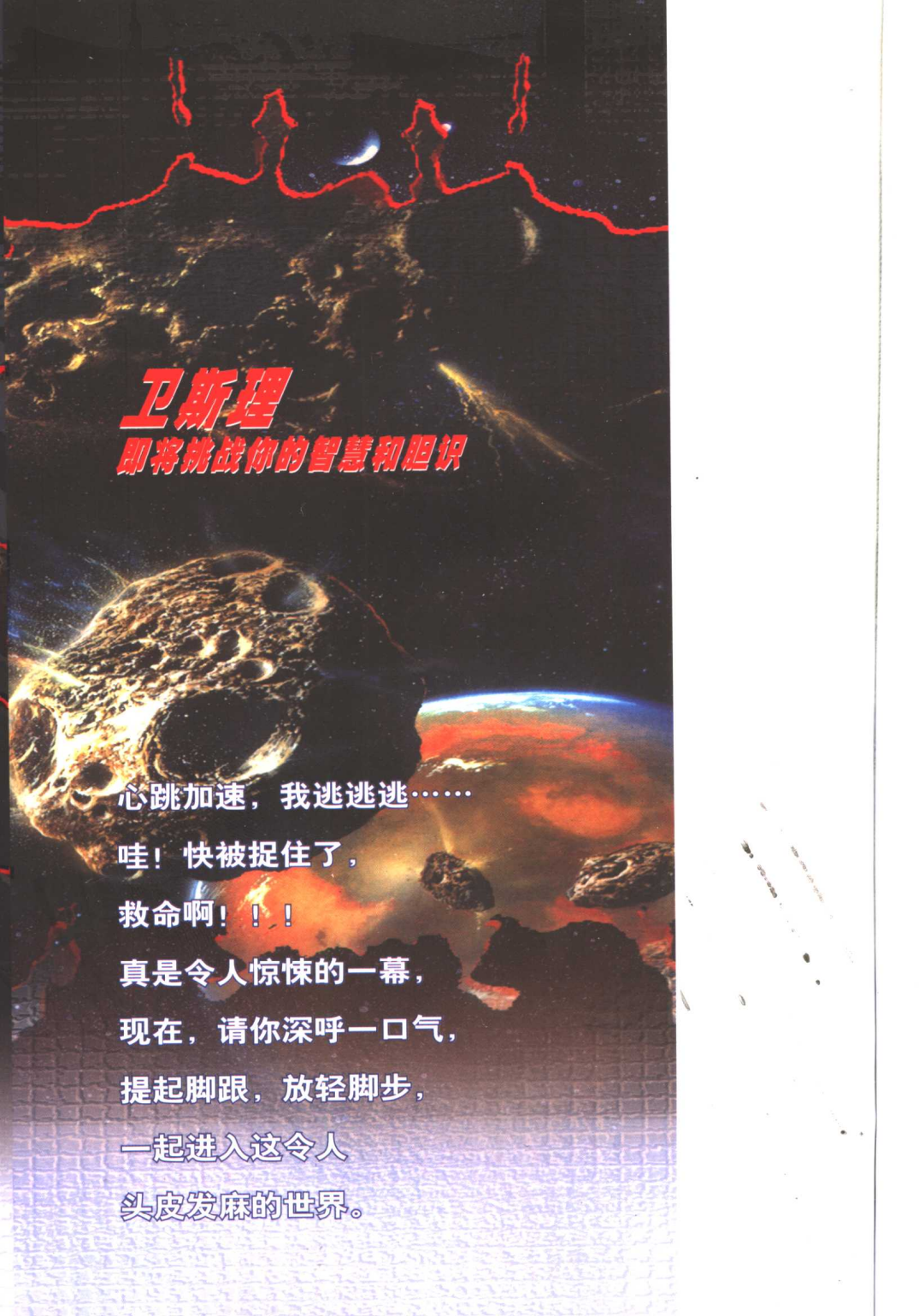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880×1168毫米 32开 160印张 4200千字

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23元(全19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卫斯理

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心跳加速，我逃逃逃……

哇！快被捉住了，

救命啊！！

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

现在，请你深呼一口气，

提起脚跟，放轻脚步，

一起进入这令人

头皮发麻的世界。



作品集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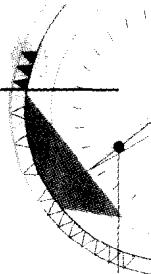
人
花奇火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月亮年睛锁险爱神
石底血
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

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猴神探险散
之白毁之
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斯种迷真盗命猴神探险散
丛理菌
真空密
卫斯真
少年第
愿继续魂

第二辑

者使
罪天客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
犯暗死间
大黑访不无圈影搜烈火变黑白失后洞天招茫

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星座太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
杀离阴
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
宇自幽快天



第一部 陈年旧事齐上心头

在题写“密码”的这个故事告一段落之后，我有一个短暂时间的空闲——“密码”这个故事告一段落，日后，还有意料之中，却又意料之外，十分怪异的发展，我自自然会在适当的时间，再把它记述出来。

日后的事态发展如此惊人，我要静下来喘息一会，才能把它的来龙去脉整理妥当，这是必须在其间隔上另一个故事的原因。

现在记述的这个故事和“密码”完全无关，可以在情绪上起调节的作用。这个故事，不但离奇，而且在外星人和地球人的生命奥秘上，给我以新的启示，收获良多。

这个故事，和以前我记述过的一个故事中的一个人有关连，那个人的名字是郑保云。

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

如果是一直以来都在看我记述各种怪异的故事的朋友，而又有不错的记忆力，一定可以记得他。对了，他就是那个故事的主角，那个题为“尸变”的故事不是很长，也不算曲折离奇，但是却存在着极度的悬疑：郑保云这个人，极有可能是一个外星男性和一个地球女性的“混血儿”。

我说“极可能”，是由于虽然多方面的证据，都指出他的父亲是一个外星人，但到了最后关头，他接触到他父亲留下来的秘密，他却毁去了那秘密，接着，他成了疯子，据疯人院的医生说，像他那种情形的疯子，是最没有希望的疯子。

这一切，全都记述在“尸变”这个故事之中，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在这里，自然不再复述。我只是补充一下，虽然



血

统



事隔多年,但当时事情发生之后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

郑保云是豪富,陡然成了疯子,不知留下了多少千头万绪的事要处理,他的母亲——郑老太太——认定了我是她的乡里,郑保云忽然疯了,她自然伤心欲绝,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现代知识,也不知如何处理才好,所以当她把眼泪、一把鼻涕,要求我帮她处理善后之际,我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

事实上,我也不善于处理那么复杂、庞大的企业集团的业务,所以我所能做的,只是委托了当地的几家信誉昭著的律师事务所,把庞大的企业分门别类,拣可以稳得利润的保留,要动脑筋、冒风险的,全都出让、结束,集中了一大笔现金。那样,不但郑老太可以绝对生活无忧,如果郑保云有朝一日,疯病痊愈了,他喜欢守也好,喜欢攻也好,都可以不成问题。

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但当时处理起来,也足足花了我大半年时间。

事后,郑老太仍然伤心欲绝,可是她还不要忘记问我,要什么报酬。

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本来,这些经过不值得再提,但在事隔多年之后,事情忽然又有了突变,那就得再把旧事找出来说说。

当我把一切处理妥当,准备告辞离开时,地点就在郑家巨宅,郑保云的书房之中。郑保云的书房,就是以前他父亲在世时的书房,陈设古色古香,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古物。

郑老太对她的儿子何以会发疯,一点也不知情。我也无法向她解释。事实上,郑保云发疯的真正原因,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至今为止,我也只能推测,他是因为知道了他自己是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杂种”,而受不了刺激,所以变成疯子。

我一直在怀疑。郑保云这个人,虽然神经质得可以,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不正常——他开始向我求助,但是当我知道了他身世的秘密时,他竟然派人谋害我,可是最后,又不得不和我合作。

一个情绪像他那样不稳定的人,自然比起常人来,忍受精神打

击的力量比较差,可是,会不会差到这种程度,仅仅因为父亲是外星人,而疯得那样彻底?

他的外形完全和地球人一样,他父亲在他出世之后,也一再高兴儿子和他不一样,郑保云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地球人生活下去,可是他竟然疯了。这是我一直在怀疑另有原因的理由。

所以,当时,当郑老太又开始哭并且问我:“阿保好好地为什么会疯?”,我只好苦笑着回答:“老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啦。”

郑老太抹着眼泪,我又把医生的话瞒着不说,安慰她:“你也不必太难过,他可能是一时之间有什么事想不开啦,过些日子就会好,照样做事娶老婆,让你抱孙子啦,你——”

我还想找点话来说下去,可是郑老太虽然没有知识,却一点也不笨,她叹了一口气,打断了我的话头:“好得了好不了,只好听天由命啦,这些日子来,辛苦你了,你……应该送你一些东西……”

我忙道:“老太,不必啦,我日子还过得去。”

郑老太又长叹了一口气,这时,就在郑保云发疯的书房中,我也不禁十分伤感。郑保云在荷花池的底部,找到了那只白铜箱子,在箱子中找到了一本小簿子,他一个人看着,我也不知道他看完了没有,也不知道小簿子上记载着什么。

因为被我们怀疑是外星人的,他的父亲郑天禄,在小簿子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字句:“希望这本小簿子不被人发现,如果被人发现了,我希望发现者是我的后代。”

有这样的说明,当然那小簿子中所记载的事,和他的来历有关。

我也无法判断郑保云当时,是把小簿子撕了吞下去的时候发了疯,还是吞了下去才发疯,或是发了疯才吞下了那本小簿子,总之,当时的情景,十分骇人,郑保云所发出的那种笑声,回想起来,也不免令人遍体生寒。

当我一再推辞,郑老太一再坚持之后,我看到了那只还放在书桌上的白铜箱子,箱子还打开着。当时,当郑保云把特制的钥匙插





了进去之后，没有勇气去打开它，而请我代为打开，那本小簿子也是我取出来给他的。

等到他忽然疯了之后，立时引起大混乱，混乱一直持续着，书房中虽然人进人出不知多少，但是谁也没有注意那只箱子。

这时，我看到了那只空箱子，郑老太又那么坚持，我只好叹了一口气，指着那箱子：“这只箱子，曾经放过十分重要的东西……现在空了……就给我留个纪念吧。”

郑老太自然一口答应，又从腕上褪下了一只碧绿通透的翡翠镯子来，放了进箱子中：“哪有空箱子送人的道理，这镯子还过得去——”

我忙道：“老太，我不要——”

郑老太瞪了我一眼：“不是送给你，是送给你老婆的，老天保佑你们都平平安安。”

老人家的心地十分好，我不便再推辞，只好领了她的情，抱着那白铜箱子离开。

那只白铜箱子的构造十分奇特，体积不算小，约莫和普通的公文箱差不多，但是里面的空间却很小，只能放得下一本可以在一分钟内被吞进肚去的小簿子。其余部份全是实心的。看起来，像整块铜块挖出来，沉重无比。

当我回家之后，一面把箱子在白素面前打开，让她看郑老太送给她的镯子，一面向她叙述着整件事的经过之际，白素听得极其有兴趣。

在我说完之后，她十分肯定：“郑天禄自然是外星人，这应该可以肯定。”

我点头：“我也肯定，郑天禄不知来自什么星体？他外形几乎和地球人一样，只是骨骼构造有点不同，这个星体上的外星人性格相当有趣，来到地球之后，竟然营商，成了大富翁，又娶了一个乡下女子为妻。”

白素侧着头：“他娶妻的过程，也相当玄妙，像是经过精密的选择，才拣到了郑保云的母亲。”

我也笑了起来：“不知道他择偶的标准是什么？”

白素来回走了几步，我只不过是随口说一说，白素却认真地思索起来，我刚想叫她不必去想，因为这个问题，并无意义。可是我才一挥手，白素却已然有了答案：“我想，他一定在拣一个能为他生孩子的地球女人，他的目的是要一个儿子。”

我呆了一呆，白素又道：“在郑老太的叙述中，提及她怀孕之后，她丈夫的话，其中有一句是：‘他和他们都想不到。’他指郑天禄，他们，自然是指郑天禄的同类，可知郑天禄一直和他自己的星体有联络。”

白素的话令我略微震惊了一下，我同意她的说法：“郑天禄在遗嘱上，吩咐一定要妥善保存他的尸体，不知有什么作用？也不知郑老太突然决定要把真空的不锈钢棺材自地下挖出来这一行动，是不是破坏了郑天禄原来的计划？”

这一切，都无从解答，当时我和白素两人也只是想过就算了，没有进一步研究下去。白素只是道：“很可惜，郑保云竟然成了疯子，如果不是，他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宗星际通婚的下一代。”

我苦笑：“他就是因为这一点而成为疯子的。”

白素又道：“一般来说，混血儿都比较聪明，郑保云是外星混血儿，一定更聪慧过人了？”

我回想和他打交道的经过，耸了耸肩：“不敢恭维得很，只觉得他怪异莫名——”

在说了那句话之后，我又忽然大发异想：“星际通婚……郑天禄真是第一宗吗？郑保云也可能不是第一个星际混血儿，说不定，不知有多少星际混血儿，正夹杂在我们之间生活。”

白素当时皱眉想了一会，才道：“希望郑保云能恢复正常就好了。”

我则重复着医生的话：“他是最没有希望的疯子。”

关于郑保云的讨论，就到此为止，那只白铜箱子，连同钥匙，也被我随意放进储藏室之中，长久以来，连碰都未曾再去碰它一下，根本已忘记了。然而，事情却突然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各位朋友当



然已经料到,突变发生在郑保云的身上。那天下午,温宝裕和良辰、美景才离开不久,我的耳际还由于他们三人刚才半小时之中不断制造的噪音而嗡嗡作响,电话铃响起。

我拿起电话来,对方自报姓名:“我是费勒医生,在马尼拉精神疗养院服务。”

我怔了一怔,只是“嗯”了一声。

费勒医生又道:“我们有一个病人,叫郑保云——”

一听到了郑保云的名字,我陡然想了起来,往事一起涌上心头——记忆是一种十分奇妙的现象,一桩事,实际的经历时间可能极长,但就算长到十年八载都好,当你忆想起这桩事情之际,却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中,一下子全想起来。

我想起了郑保云的一切,不禁“啊”地一声,以为医院方面传来的一定是坏消息:在疯了若干年之后,还会有什么好消息?

可是,电话那边却道:“卫斯理先生,我们的病人……有一种很奇异的现象,他……坚持要见你。”

我怔了一怔,一时之间,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郑保云在入院之后,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不是狂笑,就是瞪着眼一声不出,医生说他连语言机能都丧失了,怎么能“坚持要见我”?

如果他能够“坚持要见我”,那就证明他至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了。

一想及这一点,我大是高兴:“郑保云,他,痊愈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费勒医生迟疑了一下:“不能说是痊愈,情形……十分特殊,卫先生如果可能,最好到医院来一下。”

他言词闪烁,可知其间还有一些问题。我略微考虑了一下,还未曾答复,费勒医生又道:“郑先生虽然是豪富,可是似乎找不到什么人可以对他……负责,他的母亲去年谢世,你是在医院记录中他唯一的联络人。”

费勒医生多半是怕我不肯去,所以才提醒我对郑保云有一定的责任。

的确,当年他发疯,送他进精神病院的是我,这使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联络人。人在人情在,郑保云一成了疯子,昔日的种种追随者,自然也风流云散。费勒医生又告诉了我郑老太的死讯,想起那位老太太,我也不禁十分歉疚。

我对郑保云的处境十分同情,就算没有疑点可以在他身上发掘,他久病之后,有了起色,我也应该去看看他。所以我道:“好,我会尽快赶来,请你先告诉他,我会来看他。”

费勒医生的语音大是高兴,连声道:“谢谢你,谢谢你。”他这种态度,使我略感奇怪:我答应去看郑保云,他何以那么高兴?看来这种高兴,已超越了医生对病人的关心。

我只是略想了一想,没有深究下去。

放下电话之后,我又把和郑保云在一起的事,仔细想了一想,想起了其中一个细节,十分有趣:郑老太说郑天禄在拣妻子的时候,戴上一副“形状奇特,会闪光的眼镜”对着被选择的女孩子看,这个细节后来在讨论的时候,我和白素都忽略了过去。

现在想起来,那副“眼镜”多少有点古怪——是不是通过这副眼镜,可以看穿人体的结构,从而判断这个女孩子会不会生育外星混血儿?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陈年旧事全都从记忆中跳了出来,白素回来时,在书房外一探头,看到我独自在发怔,笑道:“那几个小朋友没来吵你?”

她自然是指温宝裕、胡明、良辰、美景而言,这几个小朋友,经常在我这里聚集,吵得天翻地覆,白素和我也习以为常了。

我笑了一下:“把他们赶回陈长青的屋子去了。我才接到马尼拉的长途电话,精神病院的一个费勒医生打来的,猜猜是谁要见我?”

白素呆了一呆,倚在门框,侧头思索着。她这样的姿态十分动人,我看得有点发呆。她用不肯定的口吻问:“那个……外星混血儿?”

我鼓掌,表示称赞她一猜就中,白素立时道:“他痊愈了?”





我道：“不能很肯定。”

说着，我把电话录音放给她听一遍，白素扬眉：“奇怪，那医生讲话，好像有点不尽不实。”

我道：“我也有这个感觉，我觉得他好像有点难言之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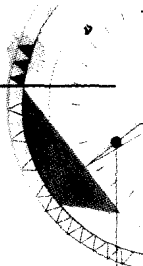
白素笑：“去了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情形了——”

她摇着头：“我不去，郑保云这个人，照你的描述，相当古怪，要是事情与你没有什么大关系——”

我也笑着：“万事不关心？”

白素挥着手：“我们还没到这地步吧。”

我决定立刻动身，一小时之后，已经身在机场，当日接近午夜时分，我已到了马尼拉，租了一辆车，直驱那家精神病院。



第二部 疯子的游戏

精神病院和若干年前，我送郑保云进去的时候一模一样，草木繁茂，门前的一大簇芭蕉树，随风摇曳。我在医院门口，向传达室道明了来意，立时被请到会客室，不一会，费勒医生便急匆匆走了进来。出乎意料之外的年轻，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岁左右，多半是从医学院出来的。

费勒和我热烈握手，又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用力摇着我的手，十分热情地道：“卫先生，我听说过你许多事，尤其是有关精神病医生的那个故事。”

我自己一时之间，反倒想不起哪个故事是和精神病医生有关，而费勒这年轻人，看来性子很急，讲话有点像有头无尾，这样说了句之后，立时又抛开，说第二个话题：“郑先生知道你会来看他，十分高兴。”

这是我关心的事，我忙问：“他的情形怎样？”

费勒苦笑了一下：“做为精神病医生，我甚至难以下断语，所以也极希望听你的意见。”

他的话，比在电话中更加难以捉摸，我心中疑惑，心想还是不要多问，见了郑保云再说，所以我作了一个手势：“还等什么，这就去看他吧。”

费勒点着头，带着我，却走出了医院的主要建筑物，走向花园去，我奇怪道：“郑先生他——”

费勒解释着：“郑先生是豪富，他的家人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十分精致的屋子，派了许多人来听他使唤，不过一直以来，他什么知觉也没有，自然不懂得什么享受，只是近一个月来才有些不同。”



我问了一句：“他清醒了？”

我曾是郑家庞大财产的处理人，我和郑老太商量过，拨出一笔为数极巨的现金，委托律师事务所处理，全是归郑保云使用的，如果他已清醒了的话，那正好可以用这笔钱来改善处境。

费勒对于我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没有法子直接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

我倒也不以为怪，因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很可能情况转变，介乎清醒与不清醒之间，很难界定，郑保云多半是那种情形。

转过了医院的主要建筑，在花园的一角，可以看到一幢十分精致的洋房，灯火通明，费勒医生没有说什么，只是伸手指了指。

那自然就是郑保云的“特别病房”了。我一直不知他有着这种特殊待遇。费勒又道：“原来的主治医师逝世，我接手作他的主治医生，还只是三个月之前的事。一直以来，他都被认为是最没有希望的。”

我道：“是，那是以前主治医师的结论。”

费勒迟疑了一下：“三个月前，我作为他的主治医师，又曾替他做了十分详细的检查，结论仍是一样。”

我“哦”了一声，扬了扬眉，替代询问，费勒苦笑了一下：“所以，当一个月之前，在我去看他时，他忽然对我说起话来，那……几乎……把我……吓呆了。”

我停了下来，盯着他，大有责备的神色：“精神病患者，会忽然痊愈，这不是罕见的病例。”

（我就曾在疯人院中，被当作没有希望，连白素也不认得，后来是在门口一交仆跌，头撞石阶，才奇迹也似的“醒”过来。）

费勒给我说得满脸通红：“我……知道，可是他的情形，大不相同，他忽然向我说：‘我要见卫斯理’时，神情一点也没有改变，我甚至不知道‘卫斯理’是什么，问他，他也没有反应，只是重复地说着，这种情形……真是罕见之极。”

我想像着情形，费勒的形容能力不算强，但也可以设想一下这种情形。我道：“他不止向你提出一次吧？一直是那样？”

费勒道：“直到最近一次，我告诉他你肯来，他……居然……微笑了一下。”

我又不禁恼怒：“什么叫‘居然’笑了一下？”

费勒苦笑：“你看到了就会知道，他……不知有多少年……没有微笑了，他只是狂笑，所以他脸部的肌肉，不懂得如何表达微笑，或许是他不懂得控制……总之，现出的笑容，怪异莫名。”

他说到这里，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战。

这时，已来到了那幢洋房的门口，一个穿着白制服的仆人，迎了上来，神色显得十分慌张，而费勒又像是知道仆人神色慌张的理由，向仆人使了一个眼色，仆人则点了点头。

这些小动作看在我的眼中，令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立时冷冷地道：“医生，如果你有什么事瞒着我，现在该说了吧。”

年轻的费勒，可能本性并不鬼头鬼脑，听到我那样讥讽他，立时胀红了脸，不知如何才好，我冷笑地望着他，他苦笑着：“不是……有事瞒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那自然……也无从向你说起，只好……请你自己去看……”

他支支吾吾地说着，我已经大踏步向石阶上走去，他和仆人，急急跟在后面。

一进门，那洋房完全照着正常的形式建造和布置，看来绝不像是医院的“病房”。家具陈设还很新，楼梯口有两个仆人，费勒指了指楼上：“他一直住在楼上的一间房间中，由于他的情形十分恶劣，所以那间房间，和医院的严重病患者的病房一样。”

我知道那种病房的情形，例如为了防病人自己伤害自己，房间的墙壁都铺上了软胶，窗、门上皆有铁栅之类，无疑是一间囚室，真正严重的时候，甚至还要把病人固定在床上。

当时，我皱了皱眉，咕哝了一句：“现在他的情形应该有好转，还有必要留他在病房中？”

费勒医生欲语又止，仍然是吞吞吐吐。我也不去理会他，连跳带奔，上了楼梯，费勒急急跟在我的身后，有点气喘。

上了楼，他指了指一扇关着的门，那门上有一扇小窗子，这种



血

统



情形,使我知道,那就是郑保云的“病房”,那小窗子用来观察病人动态。

我来到门前,推了推,门锁着,当我回头向费勒望夫的时候,几个仆人也跟了上来,他们都现出慌张的神色,费勒向那小窗子指了一下,示意我先打开小窗子观察。

看他们这种情形,分明是这屋子中的人,都把郑保云当作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这一点,不禁令我大是反感。

有很多疯子十分危险,俗称“武疯”,会暴力伤人。不过郑保云从来也没有那种情形,而且他既然提出要见我,可知他的脑筋大是清醒,何必还要这样对待提防他?如果这一切全是费勒的吩咐,那么费勒不能算是一个好医生。

我心中不满,闷哼了一声:“我不习惯从一个小洞口看我的朋友,拿钥匙来。”

费勒听出了我话中的恼怒,他一面把一柄钥匙交给我,一面解释着:“他……他的……他有点怪,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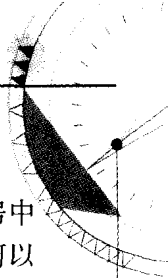
我不等他讲出所以然来(看他的情形,他根本说不出所以然来),就道:“再怪,也不过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费勒像是对我这句话有异议,但是他没有机会说什么,因为这时,我已打开了门。

门推开,我看到那是一间光线明亮、宽敞干净的房间,房中几乎没有什么陈设,只是在一角,有一张相当大的床垫,一个穿着白色病人服的人,直挺挺地躺在那床垫之上。我看到病房中的环境不错,反感的心情稍减,我一面走进,一面大声道:“老朋友来了。”

床垫上躺着的,自然是郑保云,我才一叫,他就笔直地坐起,向我望来。和他打了一个照面,我不禁怔了一怔:几年的严重病患,对他来说,一点影响也没有,他和以前完全一样,不见老,也不见憔悴,他的脸色本来就很苍白,所以这时看来,也不觉得异样。

他坐了起来之后,盯着我看,我向他走近去,他的双眼没有什么神采,但是又使我明显地感到,他一定有思考能力,决计不是一



个毫无希望的疯子。

我们互望着，费勒和几个仆人也跟着走了进来，我感到病房中有一种十分异样的气氛——我只是这样感觉到，而绝说不上何以会感到奇特，因为一切全十分正常。

不过我对于自己的这种直觉，颇具信心，所以我也提高了警觉。

我来到了郑保云的身前，向他笑了笑：“老朋友来了，握握手？”我忽然会说出“握握手”这句话来，全然是受了郑保云的暗示，郑保云这时，没有说什么，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他呆滞的眼神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可是我却一眼看到他的手，按在床垫上，手指在重复着收缩、放开的动作，这样我立即感到，他可能想和我握手。

我一面说，一面已伸出手去，费勒医生这时在我的背后，用又低又快疾的声音叫了起来：“小心，他的气力十分大。”

我并不转过头去，我一伸出手，郑保云也伸出手来，他仍然坐着，我们两手互握，他欠了欠身，我也自然而然向上拉了一下，他就顺势站了起来。

就在那一刹间，我觉得和他互握着的手，手中多了一样不知是什么东西，那东西，自然本来在他手中，趁握手的时候，塞向我掌心。

在那一刹间，我几乎忍不住哈哈大笑：郑保云在搞什么把戏？他借着和我握手的机会，向我在传递信息？他自以为是一个受着严密监视的重要人物？早知道这样子，我应该派温宝裕来，做他的游戏玩伴。

一想到这一点，我几乎立时就想把手抽回来，摊开掌心，责问他那样做是什么意思。

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间，由于他被我从床垫上拉了起来，两人之间的距离自然十分近，我接触到他的眼神。

那使我突然一怔，因为这一瞥之间，他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机警、焦虑、企望，简直灵活无比，和刚才的呆滞大不相同。然而，那也只是一刹间的事，转眼之间，他又变得目光木然，使我几乎疑心刚

